

YONGGAN DE CHUANZHANG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勇敢的船长

〔英〕吉卜林 著

胡春兰 侯明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YONGGAN DE CHUANZHANG

FORGIVEN BY CHURCH



明政的省长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FORGIVEN BY CHURCH

勇敢的船长

(英) 吉卜林 著

胡春兰 侯明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九九九年 · 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RUDYARD KIPLING
CAPTAINS COURAGEOUS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19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敢的船长 / (英)吉卜林(Kipling, R. J.)著;胡春兰,侯明古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ISBN 7-02-002943-4

I. 勇… II. ①吉… ②胡… ③侯…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947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24 千字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8.00 元

YONGCAN DE CHUANZHANG 内 容 简 介

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的这部著名儿童小说，叙述了一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子哈维在海上的一次遭遇。哈维失足落水，被一条渔船救起。在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几个里，哈维体验到打鱼人的甜酸苦辣，从一个娇生惯养、脾气乖张的少爷变成了一个乐于自食其力的少年。这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小说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原因就在于今天我国几亿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像哈维这样的孩子。

装帧设计 何 婷



第二辑

海蒂

[瑞士] 施皮里 著

秘密花园

[美] 伯内特 著

勇敢的船长

[英] 吉卜林 著

白比姆黑耳朵

[苏联] 特罗耶波利斯基 著

绿山墙的安妮

[加拿大] 露西·蒙哥马利 著

莫吐儿

[美] 肖洛姆-阿莱赫姆 著

早来的鹤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著

丑八怪

[俄罗斯] 热列兹尼科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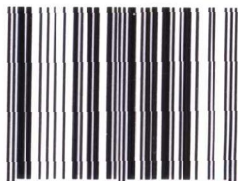
盲音乐家

[俄罗斯] 柯罗连科 著

快乐王子集

[爱尔兰] 王尔德 著

ISBN 7-02-002943-4



9 787020 029433 >

前 言

英国作家约瑟夫·罗德里德·吉卜林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英国人家庭。一八七一年，六岁的吉卜林到英国受教育，在校期间开始写作。一八八二年，他返回印度从事新闻工作，同时为报章写小说。一八九二年，吉卜林娶美国人卡罗琳·巴利斯蒂尔为妻，多年旅居美国。一九〇二年，吉卜林定居于英格兰，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病逝于伦敦。吉卜林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1907年），他的作品多以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缅甸为背景，最著名的是《丛林故事》、《吉姆》等几部儿童故事。

《勇敢的船长》初版于一八九七年，是吉卜林旅居美国时写成的。故事讲一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子哈维在纽约开往欧洲的豪华班轮上失足落水，被海上一艘双桅渔船的水手救起。哈维断了归路，只得在船上做帮工。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上，哈维体验了打鱼人的酸甜苦辣，学会了在汪洋大海上谋生的本领，从一个娇生惯养、脾气乖张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乐于自食其力的少年。

《勇敢的船长》的情节围绕着哈维的命运展开。哈维从豪华的班轮到简陋的渔船，转眼间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落差的全部涵义，哈维直到历尽海上生活的艰辛后才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那天大雾漫天，哈维披着一件咯吱作响的湿雨衣拼命敲钟，一艘巨轮劈头盖脑向渺小的

“四海为家”号冲了过来。一排黄铜镶边的舷窗喇喇地闪过，一股蒸汽喷在哈维不由自主抬起的手上，热水哗啦啦泼遍了“四海为家”号的栏杆。小小的双桅帆船在巨轮螺旋桨搅起的水流中摇摆颤抖。对丹来说，这不过是又一艘横冲直撞的“大家伙”；而哈维却非常清楚：轮船上的孩子正在干爽的舱房里睡大觉，起床后在镶金边的菜谱上挑挑拣拣，他们茶余饭后想的是：如果轮船撞上一条小渔船该有多棒！这种想法与其说是残忍，不如说是富人内心的空虚。过烦了富贵日子、百无聊赖的哈维，自然会对“四海为家”号上加工鲑鱼的“流水线”、对水手们默契的操帆技巧目瞪口呆。在哈维眼中，这种和谐的团队精神无比神奇；而在渔民看来，这不过是在惊涛骇浪中的求生的本能。哈维因祸得福，在鱼腥味里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

《勇敢的船长》中的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四海为家”号双桅帆船的船长迪斯克·特鲁普。迪斯克深通海性，船艺精湛，他不仅是“四海为家”号的灵魂，而且是大浅滩上渔船队里众望所归的旗手；然而，他又刚愎自用，还带一点儿渔民的狡黠。潜心琢磨在海洋中漫游的鲑鱼时，迪斯克似乎就是一条鱼，他用鱼的眼光来考查天气、海风、海流。他热心助人，一副侠肝义胆，却也惯用金蝉脱壳之计，甩开“借光”的渔船。他以自食其力为荣，同颐指气使惯了的阔少爷哈维话不投机，一见面就把哈维打了个鼻青脸肿。农民出身的萨尔特斯视船帆为私产，被他不动声色地浇成了落汤鸡。迪斯克·特鲁普同其他人的性格对比和冲突交织成了“四海为家”号这个有声有色的小小世界。

海洋向来是激发孩子们想象力的源泉。吉卜林在《勇

敢的船长》中展示了北大西洋上一片独特的海域——大浅滩。这既不是凡尔纳笔下神奇诡秘的大海，也不是小人鱼居住的童话海洋；这片大海是一帮打鱼汉子的衣食源泉。大海并不慷慨，打鱼人的每一点收获都伴随着一份凶险。惊涛骇浪固然可怕，死寂的茫茫雾海也同样吓人：

钓线仿佛迷失在虚空中，海面雾气在目力所及的十英尺范围内消融。……那里本应水深四十英寻，可是等锚缆放尽，船锚却没有着底。哈维心惊胆战，因为他失去了与大地的最后一个触点。

在大海上，每年都有数不清的渔民一去不返，正像丹的母亲所说：“要了这么多条命的东西，你能喜欢它么？”然而，久经风浪、乐天知命的水手对自己的海、自己的船依然情有独衷。在《勇敢的船长》中，吉卜林描绘了一个个色彩鲜明、充满动感的画面：在熙熙攘攘的“水城”中，浪起时，托起一串色彩各异的平底船，就像镶在天际的一条花边；浪落时，船上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个浪头到来时，涌起了一排全新的人物，就像木偶剧场的纸人。夕阳西下时，满载而归的平底船向各自的母船驶去。斜阳把海水染成了紫色和粉红色，母船好像扯着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把自己的平底船拉向身边。这些画面洋溢着大海的魅力，流露出天真的童趣，对今天的孩子仍有强烈的吸引力。

哈维的奇遇也许千载难逢，然而，体验生活的艰辛、自食其力的欢乐、团队精神的可贵却并非难事，你需要付出的只是力所能及的劳动。

侯明古

一九九九年二月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第一辑

- | | |
|---------|-----------------|
| 格林童话 | 〔德国〕格林兄弟著 |
| 爱丽斯漫游奇境 | 〔英国〕卡罗尔著 |
| 木偶奇遇记 | 〔意大利〕科洛迪著 |
| 世界著名寓言 | 伊索、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著 |
| 天方夜谭 | (阿拉伯民间故事) |
| 豪夫童话 | 〔德国〕豪夫著 |
| 骑鹅旅行记 | 〔瑞典〕拉格洛夫著 |
| 苦儿流浪记 | 〔法国〕马洛著 |
| 希腊神话 | 〔德国〕施瓦布著 |
| 爱的教育 | 〔意大利〕阿米琪斯著 |

第一章

吸烟室的挡风门开着。这艘隆隆作响的大型班轮在大西洋的迷雾中颠簸前进，一边拉响汽笛，警告那些渔船。

一个穿厚绒大衣的男人嘭地关上门，说：“那个叫切尼的男孩是船上的头号祸害，这儿没人欢迎他。太不懂规矩了。”

一个白头发德国人走过来拿了一块三明治，边嚼边说：“这号人我有数，美国这种人多啦。我说，你们真该进口点儿免税绞索。”

“嗨！那也治不了他。人家宠他还宠不过来呢。”一个纽约客伸展手脚，在结满水汽的天窗下的垫子上躺着，慢吞吞地说。“从小时候起，他们就领着他一家家酒店转。今天上午我跟他母亲谈过。她是个挺可爱的女人，也没有掩饰她管不了那孩子。他要去欧洲完成学业。”

“只怕那学业还没开始吧。”说这话的是蜷缩在角落里的一个费城人。“那孩子告诉我，他一个月有两百美元的零花钱。他还不到十六岁。”

“他父亲是经营铁路的吧？”德国人问。

“对。有铁路，还有矿山，木材厂，造船厂。那老头儿在圣迭戈造了一座豪宅；在洛杉矶还有一座；他有五六条铁路，太平洋沿岸一带的木材一半都归他，他太太只等着花钱了。”费城人懒洋洋接着说，“她说，西部她住不惯。我想，她是跟着孩子走，跟着感觉走，想找点儿能让儿子高兴的事。

佛罗里达，阿迪朗达克，莱克伍德，温泉城，纽约，转完了一圈再转一圈。现在，他比酒店的帮工都高明。再游历了欧洲，他还不把人烦死。”

“老头子为什么这样宠他？”厚绒大衣开腔了。

“那老头儿正搬石头呢。我看别人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从现在起，不出几年他就得砸了自己的脚。可惜了，要是会调教，那孩子倒是有不少长处。”

“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德国人哇啦哇啦地说。

门又哐地响了一声，一个纤弱细瘦、大约十五岁的孩子嘴角叼着一支半明不灭的烟卷，从台阶上吊儿郎当地走了进来。他那副无精打采、病病歪歪的样子和他的岁数不大相称，神情里混杂着优柔寡断、虚张声势和十分浅薄的机灵。他穿着鲜红的针织衫、灯笼裤、红色的长统袜和自行车鞋，一顶法兰绒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他吹了一声口哨，两只眼睛打量着大家，可着嗓子大声说：“我说，外边雾真够大的。周围那些渔船吱吱嘎嘎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我说，咱们要能撞上一条渔船多棒，是不是？”

“关上门，哈维，”纽约客说。“关上门到外面去，这里没人欢迎你。”

“这是哪位要挡我的驾呀？”他反唇相讥。“马丁先生，我的船票是您给买的吗？别人能在这儿待着，我就有权在这儿待着。”

他从一张棋盘上拣起两个棋子抛了起来，左手抛，右手接。

“我说，先生们，都快闷死了。咱们不能打打牌吗？”

没人回答。哈维叼着烟喷云吐雾，晃荡着两条腿，用脏兮兮的手指敲打桌面。后来，他又掏出一个钱包，装模作样

地数钱。

“你妈妈今天下午好吗？”一个人问。“吃午饭的时候我没见到她。”

“我想，她是在舱房里。她差不多一出海就晕船。等会儿我出十五美元，让船姐儿照顾照顾她。我自己是能不下舱就不下舱。一路过侍者配餐间，我就感到怪怪的。再说，我这还是头一次出海呢。”

“得了，哈维，别找借口了。”

“谁找借口了？先生们，这是我头一次跨海越洋，除去头一天，我还没晕过一次船呢，一点儿都不晕。不晕船，先生们！”他得意洋洋地一拳砸在桌子上，舔舔手指头，接着数钱。

“噢，你快赶上一台高级点钞机了，”费城人打了个哈欠。“一不留神，你也许能为国争光。”

“这我明白。我是美国人——过去是，将来是，永远都是。一到欧洲，我就让他们瞧瞧。噗！烟灭了。我可抽不了船上伙计卖的货色。哪位先生身上带着土耳其烟呢？”

正在这时，红脸膛的轮机长笑眯眯地走了进来，他身上湿漉漉的。“我说，马克，”哈维兴致勃勃地问：“咱们怎么能弄支烟抽抽哇？”

“照老规矩，”轮机长正色道。“年轻人对长辈要客客气气的，长辈呢，对年轻人的客气也别不识抬举。”

角落里有人哧哧地笑了。德国人打开烟盒，递给哈维一支细细的黑雪茄。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好烟，小朋友，”他说。“尝尝这个吧？保你格外舒服。”

哈维炫耀地点上了那支难看的雪茄。他感到自己正跻身于成年人的行列。

“这种烟一支半支的熏不倒我，”说这话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点着的是一支“转轮”牌便宜货，这种烟劲很大。

“熏得倒熏不倒咱们一会儿就看得出来啦，”那德国人说。“麦克托纳先生，咱们开到哪儿啦？”

“左右不过是这一带，谢弗先生，”轮机长说。“咱们今天夜里能到大浅滩^①，不过，总的来说，现在还在渔船堆里混。从中午到现在，我们已经蹭了三条平底船，还差点儿掀掉了一艘法国船的帆杆，您把这叫贴近行驶也行。”

“哎，喜欢我的雪茄吧？”德国人问道。这时哈维已经满眼泪水了。

“不错，劲头十足，”他从牙缝里回答。“咱们的船好像慢了一点儿，是吧？我出去转转，看看航海日志上是怎么写的。”

“换了我也得去，”德国人说。

哈维跌跌撞撞地走过潮湿的甲板来到最近的舷边。他非常不舒服，可是他看见甲板侍者正在归拢椅子，而他对这个侍者吹过牛说自己从不晕船，虚荣心逼着他向船尾二等舱那边走去。船尾处是龟背形的甲板。甲板上空无一人，他一直爬到船尾尽头的旗杆附近。到了这里，他更是难受得死去活来，转轮牌廉价雪茄加上汹涌澎湃的波涛和螺旋桨刺耳的响声，把他折磨得七窍生烟。他头大如斗，眼前直冒金星；身子轻飘飘的好像没了分量，在海风中站不稳脚跟。正在迷迷糊糊发晕的时候，船身猛地一颠，他被甩过栏杆，掉到了光溜溜的“龟背”边缘。这时，一排不起眼的灰色

① 大浅滩，北大西洋加拿大纽芬兰近海的海域，水深一般在二百米以内。

柔浪从雾气中漂摇而来，就像单臂一挥，顺风顺水，把哈维席卷而去；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水遮没了他，他就此悄然昏睡过去。

一阵开饭号声唤醒了他，和他当年在阿迪朗达克上暑期学校时的号声一样。慢慢地，他想起自己是哈维·切尼，在大洋上落水淹死了。不过他还很虚弱，没法把这些事情串在一起。新鲜气息灌满了他的鼻孔，一股湿漉漉、黏糊糊的寒意爬过脊梁，他浑身上下浸透了咸水，却也无可奈何。哈维睁开眼睛，发觉自己仍旧在海上，四周奔涌着银色的浪峰，他躺在一堆半死的鱼上，看到一个穿蓝色针织衫的宽大背影。

“这可不像话，”哈维琢磨着，“我已经死了，这事千真万确，也不怪别人。”

听见哈维哼哼，那人转过脸来，一对小小的金耳环在卷曲的黑发中若隐若现。

“啊哈！好多了吧？”那人说。“就这样躺着别动。咱们走得稳当点儿。”

他突然发力，把摇摆不定的船头划上了一道不见水沫的浪头，小船先被托上足有二十英尺的浪峰，随后坠入平滑的浪谷。这一上一下也没让蓝针织衫的嘴闲着。“我说，我追上你，这活儿干得够漂亮。嗯，什，什么？我说，你那艘船可没追上我，这活儿可就干得更漂亮啦。你是怎么掉出来的？”

“我晕船了，”哈维说，“晕了船，就不由自主了。”

“我吹号吹得正是时候，当时你们那船偏了一点儿。后来我就看见你掉下来了。嗯，什，什么？我以为你让螺旋桨搅成鱼饵了，可你漂开了，漂到我跟前，我就像捞大鱼一样

把你捞上来了。这回你死不了了。”

“我是在哪儿？”哈维问，他看不出这地方有什么保障生命安全的特别之处。

“你跟我在这条平底船里。我叫曼纽尔，从格洛斯特^①的双桅船“四海为家”号上来。我家住格洛斯特。一会儿咱们就吃晚饭。呃，什，什么？”

他好像生就一副铜头铁臂，不但吹一支硕大的螺号，还非要站着吹。平底船摇来摇去，他也晃来晃去，向雾中送出尖利、刺耳的号声。哈维仰面躺着，只顾提心吊胆地看着茫茫雾海，记不得曼纽尔的这项娱乐活动持续了多长时间。他恍惚听见了枪声、号声和喧哗声。船边隐约显出一个比平底船大、却相当轻盈的物体。几个嗓门同时响起；他落到一个起伏不定的黑洞里，几个穿油布雨衣的人给了他一杯热饮，脱下他的衣服，于是他沉沉睡去。

哈维醒来时听到船上开始敲钟吃早饭，他纳闷：特等舱怎么变得这么小了？他转过身来，看见这是一个狭窄的三角形蜗居，照明的是挂在粗大横梁上的一盏灯。一张伸手就能触到的三角桌子从船头的方向滑到前桅一侧。再过去一点儿，墙边一个旧普利茅斯炉子后面，坐着一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男孩子。他那张宽脸红红的，两只灰眼珠闪闪发亮。他穿着蓝色的针织衫和高腰胶皮靴子。地板上还摊着几双同样的靴子、一顶旧帽子和几只破羊毛袜子。几件油布雨衣挂在床前荡来荡去，有黑的，也有黄的。这地方就像闷在大棉花包里，充斥着一股气味。独具一格的油布雨衣味构成了底味，衬托着烤鱼、灯油、油漆、胡椒和发霉烟叶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

的气味；而所有这些气味又被船和咸水的气味拢在一起。哈维看到他的床根本没有铺床单，一阵恶心。他身上是一床脏兮兮、皱巴巴的被套。这条船的动静也和轮船不一样。它既不是滑行，也不是颠簸，而更像是在傻乎乎、漫无目的地蠕动，如同一匹拴在缰绳上的马驹。水声在他耳边喧闹，舱梁吱吱嘎嘎地围着他哭诉。周围的一切让哈维心灰意冷，他哼哼唧唧地想妈妈了。

“好点儿啦？”那男孩龇牙笑笑，问哈维。“来点儿咖啡？”他倒了满满一铁皮杯子咖啡，还加了点儿蜂蜜。

“有牛奶吗？”哈维问，他的眼光把黑黢黢的双层床扫了一遍，好像要在这儿找出一头奶牛来。

“嗯，没牛奶，”那男孩说，“差不多得到九月中才有。这咖啡还行。是我做的。”

哈维默不作声地喝了咖啡，男孩递给他满满一盘脆炸猪肉片，哈维一扫而光。

“我把你的衣裳烤干了。好像缩了点儿水，”男孩说。“这些衣裳跟我们的不同——全都不一样。你转个身，看看伤着没有。”

哈维伸开手脚转来转去，没发现一处伤痕。

“这就好，”男孩热心地说，“穿好衣裳上甲板吧。我爸要见见你。我是他儿子——他们管我叫丹——我给做饭的帮忙，还在船上干各种大人嫌脏的活儿。从奥托落水以后，这儿除了我就没有别的孩子了。船上只有奥托是荷兰人，他落水的时候二十岁。没风没浪的，你怎么从船上掉下来啦？”

“谁说没风没浪，”哈维拉着脸说，“刮着大风呢，我又晕船。我一定是被卷到船舷外边来了。”